

论《桃花扇》柳、苏作结的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

吴苑陶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10673)

摘要: 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意图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其最后一出《余韵》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民间艺人为戏剧结尾, 是独具匠心的结构设计。现学界对人物和结构的研究多分而论之, 以此情节作为切入点把握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的关联及意义, 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从文本出发, 通过分析柳敬亭和苏昆生的历史真实结局和戏剧艺术结局, 这一人物安排乃是作者有意为之; 而与以此二人结尾的结构设计有机统一起来, 可见这一结构表达完成了左右两部人物的交汇集合、双线叙事的最终合流, 同时又以戏中戏的艺术表达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启发观众抽离爱情叙事, 对桃花扇底所系的南朝兴亡旧事进行深入思考, 从而抵达孔尚任的创作初心, 领会《桃花扇》的思想艺术魅力。

关键词: 《桃花扇》; 柳敬亭; 苏昆生; 人物安排; 结构表达

DOI: doi.org/10.70693/202607065822

一、引言

清初剧作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典范, 其写清初士子侯方域与歌妓李香君的离合, 牵出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之事, 桃花扇上承载着深沉的历史慨叹。此剧构思精巧, 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皆具有很高的成就, 前辈学者多从《桃花扇》一剧整体入手, 作者孔尚任的生平经历、创作际遇以及创作思想、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思想内容、叙事结构和各类人物形象, 都得到了众学者全面而深入的论证。

其中, 《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和人物形象皆为研究的热点论题。在这样一部艺术成就卓越的戏剧作品中, 此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孔尚任在写作时对人物以及人物相关的情节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安排, 他写有《桃花扇纲领》, 其中将剧中人物按照性别、阵营和作用分为五部, 这种人物安排在他看来很具意义, 实际上是服务于戏剧的情节建构和主题表达的。学界现有对人物和结构的分析, 多分而论之, 将二者统一起来研究, 尚有研究空间。具体到最后一出《余韵》而言, 尽管前人已注意到这一出的重要作用, 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史》论及《桃花扇》时借柳苏二人的唱词谈《桃花扇》戏剧的思想主旨[1]; 徐爱梅同样关注《余韵》一出承载的思想情感[2], 任中敏先生则看到了此创新结构的作用, 为分析结构与创作主旨提供了参考视野[3]。可见很少有研究者关注这一出的人物安排与结构表达的关联与意义。

基于此, 本文探讨作者为何选择让柳敬亭和苏昆生登场为戏剧结尾、这一人物安排和戏剧的结构表达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的问题, 深入文本分析研究这一安排之意义, 通过发现戏剧对历史人物结局的艺术加工, 阐明人物安排与结构表达有机关系, 并在对结构表达所具有的两大艺术效果的分析中抵达作者感叹兴亡的写作主旨。

二、柳、苏作结的人物安排

《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当中, 登台演唱的是柳敬亭和苏昆生。南明弘光小王朝已沉在历史的风沙当中, 这两位当年兴亡之事的亲历者最后用自己最擅长的说书弹词和唱曲, 评说历史沧桑, 把深沉的历史慨叹尽数唱进曲里。从作者自己撰写《桃花扇》种种前言和说明这一行为来看, 孔尚任在写作《桃花扇》时是抱持着高度自觉的结构意识的, 最后一出不言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位主角的后续故事, 而是让前面情节中起辅助作用的柳敬亭和苏昆生在台上为戏剧作结, 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对舞台人物的安排。而《桃花扇》刻画了一众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后总结全剧的重要任务为什么落到被塑造成隐士的柳敬亭和苏昆生身上?

讨论这一点,首先要分析柳敬亭和苏昆生作为历史真实人物,被孔尚任选取、进入《桃花扇》这一出在各方面都力求接近真实的历史剧的用心所在。

(一) 考时地: 柳敬亭与苏昆生的历史真实结局

《桃花扇》是一出历史剧,能够进入《桃花扇》叙事的,大都是南明兴亡这一段历史中的真实人物,选用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本就承载着作者的意图。

柳敬亭和苏昆生,一个是说书艺人,一个是唱曲大家,都是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中真实出现过的人物,且在当时已经负有盛名。明末清初的大家吴伟业曾写有《柳敬亭传》,谈及柳敬亭因伎艺高超而被达官显贵引为座上宾,且其后来入左良玉军中,为其谋事,深得左良玉信任,切实参与了明朝末期的风云历史[4]。吴伟业所写的《柳敬亭传》提到柳敬亭在左良玉身死后选择重操说书的旧业;而同时期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同样说明柳敬亭颇受左良玉赏识一事,也提到柳敬亭在南明王朝灭亡后,仍然以说书谋生[5]。同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时代的余怀著有《板桥杂记》一书,其《下卷·轶事》中则记柳敬亭“年已八十余矣,间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6],说明历史真实中的柳敬亭晚年依旧活在市井红尘当中。

相对柳敬亭而言,苏昆生相关的记载则较少。清初陈维崧有《贺新郎·赠苏昆生》一词,词前小序记“苏,固始人,南曲为当今第一。曾与说书叟柳敬亭同客左宁南幕下,梅村先生为赋《楚两生行》”[7],肯定了苏昆生在当时戏曲界的卓越地位,也说明苏昆生与柳敬亭曾同入左良玉幕中。吴伟业为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写有《楚两生行》,其《并序》详细记有二人经历,也说明苏昆生和左良玉相识,并指出其在左良玉身死后有悲痛削发入山的归隐行为[8]。但最终,苏昆生还是回到了社会当中,继续漂泊的人生。历史真实中的柳敬亭和苏昆生,在南明王朝成为历史以后都选择了回归红尘社会。

(二) 传新奇: 孔尚任笔下二人结局的艺术表达

孔尚任让历史上与左良玉相交甚密、声名较显的柳敬亭和苏昆生进入所创作的《桃花扇》中,为了完成戏剧主旨的艺术表达,对二人的经历进行了艺术性的剪裁与再创作。柳敬亭的结局不再是真实历史的八十而终,而成了入山捕鱼;苏昆生的入山之举在被孔尚任留意到,并加以艺术提纯,成为戏剧中人物的最终结局。其以樵夫和渔夫这两大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典的隐逸身份出现,可见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在经历前面四十出的种种波澜后,也选择归隐山林、闲逸度日。在新朝派人入山搜寻隐士的时候各自逃入山中,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不入新朝的决心。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的行为在戏剧中并未循着入新朝的历史原型发展,而是选择了常常发生在遗民群体上的归隐山林作为结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中,改朝易代之际,不事新朝而隐入山林是遗民诸多选择中的一种,其先例最早可溯源至商周时遁入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此举可被视为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在《桃花扇》中,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混迹民间江湖的下层人士也如士子一般,高度具备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虽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下层人物,却因着满腔忠义热血,成为《桃花扇》中被塑造的最为精彩的人物;同时亦说明,南明王朝这段兴衰历史给人极大的触动,社会影响面很广,不必说侯方域一般饱读圣贤书的士子,就连演史的艺人们都为此伤心感怀,选择避祸山林,可见一朝兴亡带给广大人民极深的触动感怀。柳、苏二人在戏剧结尾处以隐士身份登场这种人物安排,是基于历史真实进行的富有艺术性的改动,强化和突出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感叹兴亡的戏剧主旨。

总的来说,柳敬亭和苏昆生因南明历史亲历者和著名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得以被安排进入《桃花扇》的结尾叙事当中,承担起完整戏剧结构的重要任务。他们由单纯卖艺谋生而有几分本领的艺人变为亡国后坚守品行的隐逸者,由于他们在戏剧中亦如历史真实一般,全程深度参与了这一段惨痛的亡国历史,人物本身具有相当厚度的复杂情感体验;同时,此二人本身便具有高超的评说演唱本领,天然具备闲谈历史、唱演兴亡之情的技能,能够将桃花扇底系着的南朝之事精彩有力地演绎出来,这一层身份则为他们以说书和唱曲的形式完成总结与升华提供了才艺前提和情感基础。让柳敬亭和苏昆生为《桃花扇》收尾,有其人物安排和主旨表达上的合理性,也在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以后,再次续上对历史的总结以及对国破家亡之哀情的阐发,《桃花扇》这部历史剧的结构因柳、苏作结这一安排也显得更为圆融、紧密和完整。

三、柳、苏作结的结构表达

《桃花扇》为何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作结?除了前文所论此二人双重身份设置下必然的人物安排以外,另一层原因则在孔尚任自觉的结构意识驱动下所完成的艺术表达。《桃花扇》并没有随着侯李二人入道而结束,而是让柳敬亭和苏昆生唱出国破家亡的哀伤余韵,将个人离合之悲升华为家国兴亡之痛。结尾处的这一设计,不仅实现了左右两部人物的交汇集合,使得男主角侯方域和女主角李香君所代表的两条叙事主

线在结尾合二为一；而且达到了戏中戏的艺术效果，回环往复、余音袅袅。多重意蕴交织之下，戏剧结构得到了浑融严密的完美呈现，作者着力突出的历史之苍凉沉郁得到了有力表达。

(一) 牵密线：左右两部双线叙事的合流

从孔尚任自撰《桃花扇纲领》一文，将剧中人物分为五部来看，他的人物安排的确是有一定意识的，即“色者，离合之象也。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而两部缙铢不爽。”[9]其中，柳敬亭作为“合色”[9]，分属以侯朝宗为代表的左部，苏昆生也作为“合色”[9]，分属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右部。左右两部人物都与桃花扇串联起的侯、李爱情相关，其中，左部人物与侯方域有关，右部人物与李香君有关。而对于两部人物在情节发挥的作用，冯欣桐和史继东结合全剧情节结构，指出在侯李二人长期分离的基础上，一系列次要人物承担了联系两条叙事线索的功能[11]。柳敬亭和苏昆生二人，在设定上，则属于完善男女主角两条叙事线索的重要人物，分别参与到侯李二人相关的情节当中。此二人之于左右部具有关键意义。

首先，系统梳理《桃花扇》全剧中柳敬亭与侯方域相关的情节可见，柳敬亭作为孔尚任安排的“合色”[9]，在围绕男主角侯方域而展开的一系列叙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见证了侯李二人的初次相见，也在最后陪伴侯方域前往栖霞山与李香君相见，是侯李爱情的实际见证者。同时，柳敬亭也见证了侯方域身上的民族大义。第八出《闹榭》一出，侯、李、柳、苏四人一同参加了复社文人的水榭集会，在敌视阮大铖此类奸佞这一件事上，四人本就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在《修札》一出中，柳敬亭帮助侯方域传书，而进入左良玉军中。这一行为在凸显其本人的英勇大义的同时，还间接使侯方域进入弘光朝宏大的政治历史叙事之中。作为复社文人的侯方域得以真正介入劝阻左良玉东下、挽救王朝危机一事，其身上的家国责任通过柳敬亭的义举而展现在众人面前。柳敬亭发挥了由男女个人离合爱情到社会普遍兴亡哀情的桥梁作用，是侯方域这名心怀家国的文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有力助力。柳敬亭是男主这一条叙事线索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之于侯方域的私情以及家国大情都有见证作用。

从第二出《传歌》苏昆生的上场可知，苏昆生与柳敬亭一样，都在得知阮大铖的奸邪后，愤然离去，这一设置赋予经历相似的柳、苏二人拥有了心怀大义的凛然性情，以及在各自的叙事线索中处于同等且对称的地位的可能。苏昆生更是深度参与了侯方域与李香君二人的离合爱情，他与柳敬亭一齐见证侯李二人的相见，并且与杨龙友一起完成了对染上鲜血的诗扇的改画，目睹了李香君的痴与烈。随后，他更是一路漂泊，落水性命危急之时也要把装有扇子的包裹高举，方将这一柄承载了李香君万千相思愁情的桃花扇送至侯方域手中。苏昆生的送扇之举使侯方域终于得知李香君之经历，为下文其前往南京寻李作情节上的铺垫，平行已久的两条叙事线索因苏昆生的行为得以短暂交汇。最后，亦是苏昆生陪同李香君去寻找侯方域，使得侯李二人得以在栖霞山会合。作为教授李香君唱曲的师傅，苏昆生一路相伴，在二人因时局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时，尽力帮助李香君传情，也尽力营救侯方域，是使得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得以交汇、推动二人悲欢离合之爱情发展的重要人物。

通过对相关情节的梳理，可见柳敬亭和苏昆生在长期平行的侯李两条叙事线索中相互对称，对二人情感的发展推波助澜，并通过相关的一系列波折的情节的展现，让人从各个侧面看到了李香君的情和侯方域的义，如李国栋所言：“寄扇是为侯、李之情，传檄是为国家之事，一去一回，政治兴亡和婚姻爱情两条线索相互关联，在叙事脉络上形成了血肉交融双线结构。”[12]柳敬亭和苏昆生是左右部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二人身上发生的情节多次使得两条故事线实现汇合，而不是从一而终的分离。剧中的侯方域和李香君长期分离，却被此二人牵连起来，双线叙事因此显得并不孤立和离散，而是始终交融前进，此即为试一出《先声》中所言“奸马阮中外伏长剑，巧柳苏往来牵密线”[9]之“牵密线”[9]。柳敬亭和苏昆生所牵出的戏剧情节，不仅是侯李故事的交融，更是男女爱情与历史浮沉的交织。

把握柳敬亭和苏昆生之于左右部人物双线叙事的重要作用以后，再看结尾，可见此二人为戏剧收尾可视为左右部所代表的两条叙事线索的最终合流，是合乎叙事逻辑、使得结构更加圆融完整的必然表达。随着南明王朝溃败、侯李入道，陪伴侯方域的柳敬亭和陪伴李香君的苏昆生在功能上完成了推进情感和情节发展的人物任务，二人因侯李的聚合而再次汇聚。柳苏的相会不再如同《闹榭》《访翠》中一般，仅是短暂相会；而是伴着侯李堪破情事的结局，以及尘埃落定的王朝历史，实现了日日相逢，这是《桃花扇》结构上的双线的彻底合一，比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相见更多了一份稳定。至此，戏剧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全部叙事收归到柳苏的演唱之中，整体结构完整圆融，趋于完美。也正是在柳苏的促膝闲话之中，奔腾着侯李所怀抱之浓郁情义的两条河流汇成一道，翻涌出浓厚的历史沉浮之思、家国兴亡之殇。个人情感经由两部人物的集合，被升华成普遍而厚重的历史感悟，实现了作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9]的创

作意图的呈现。

(二) 唱兴亡：戏中戏的艺术笔法与思想意义

除了双线叙事的合二为一以外，以柳敬亭和苏昆生为戏剧作结尾的“大收煞”，关联着二人在戏中的民间艺人身份。柳敬亭唱弹词，苏昆生唱曲，在《余韵》这一出戏中，实际上于戏剧表演舞台上又套用了以演绎讲述为主的这两种民间艺术，形成了第二层表演。这和《传歌》一出李香君学唱《牡丹亭》的情节类似，是一种嵌套式的结构安排，都达到了戏中有戏的表达效果。这是传奇作品无所不包的兼容特性所造成的，《桃花扇小引》开篇即点出了传奇的综合性：“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所不包”[9]；而明代戏曲大家汤显祖也曾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直陈戏的生发作用，认为其“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10]，由于戏剧的角色扮演特性，世间万物皆可在一方戏台上被敷演开来，戏剧表演中再嵌一层艺术表演，自然也是可行的。中国古典戏剧向来不乏戏中戏的呈现，戴谨忆认为这种戏中戏的结构表达能够“让戏内戏外的节奏进展的有条不紊，引导观众审美向‘场上’关注”[13]。可见，戏中戏的结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表演容量、丰富内涵意蕴。说书讲史作为流传千年的民间艺术，本就具有理性敷演历史、感慨兴亡得失的传统功能。而《余韵》中，本就擅长讲史的柳敬亭充分发挥高超的说书本领，以一首新编的弹词【秣陵秋】，将南京旧事唱进格律工整的词里，唱词与前面四十出所演相照应，最后将南明王朝走向不可挽救的颓亡的历史深层原因揭露出来。此段弹词，言简意赅，评说精辟，的确实现了“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半生湖海，一声高唱万山惊”[9]的效果。而苏昆生所编的北曲【哀江南】，以套曲的形式唱尽朝代灭亡以后的物是人非，并注入了更多的悲恸伤感。《余韵》所嵌套的戏中戏，是在第四十出已经写全侯李堪破情事的结局之后，对戏剧真正想要书写的历史感慨的展现，戏剧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及深度内涵在戏中戏的结构中显得更加丰富深刻。

此外，这种戏中戏的结构还能通过明确的提示，引导观众从戏剧极力营造的真切艺术世界当中适度抽离出来，与场上所演之事拉开现实与虚构的距离，从而在享受戏剧艺术审美的同时展开对场外之事的冷静思考。试一出《先声》当中，扮演老赞礼的副末就已经一语道破自己戏中人的身份，《桃花扇》由此敷衍开来，可见孔尚任有意识地提醒诸位看官，这仅仅是一本传奇、一场演出。而《余韵》柳、苏的收束结尾，则是将孔尚任的意图贯彻到底，在戏剧表演中杂以说书和唱曲，一新表演形式，带给观众新颖的观看体验，以这种别开生面的形式调动台下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意识到此处表演戏中有戏，而非主线剧情的继续推进。这样一来，观众在将思绪从爱情叙事抽离出来的同时，自然地集中到柳、苏二人具体唱演的内容之上，从而保持对所演之事的理智思考。隐士山中闲歌，余音袅袅，唱的不是《桃花扇》所演出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而是更普遍、更具深度的对于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历史评说，其中有着深刻的对奸邪小人的痛斥、对误国昏君的批判，还有对朝代兴亡的哲思。这才是孔尚任前加试一出，后续《余韵》，苦心造出此一部《桃花扇》，以戏中戏结构启发人们思考其作戏意义的宗旨所在。

四、结语

《桃花扇》在四十出的基础上再添试一出《先声》，后有续四十出《余韵》，体现了孔尚任在戏剧结构安排上的创新，凝结着他的创作意图。在为侯方域和李香君二位主角安排双双入道的悲剧式结局后，《余韵》一出选择让柳敬亭和苏昆生登场为全剧收尾，本文即以此作为切入点，将人物安排和结构表达两大方面统一起来分析这一情节设计的创作匠心。

首先，二人具备历史亲历者以及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孔尚任将其戏剧结局加以艺术化加工，改为隐入山林度日，着力突出柳、苏二人所具备的遗民身份，其所抱持的民族气节可见一斑。这样的人物设置安排为二人以戏中有戏的说书唱曲表演总结此间兴衰历史提供了深厚的情感基础以及能力前提。同时，通过对相关情节的系统梳理，可见在柳、苏二人的“牵密线”之下，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左部和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右部人物在尾声处实现了汇合，生旦双线叙事不再分离、最终合流，这不仅实现了结构上的圆满，而且让二人的情义被柳敬亭和苏昆生两位关键人物升华为更为普遍、更具哲思的亡国悲痛与兴衰思考。此外，这种说书唱曲作结的戏中戏安排，赋予了戏剧更丰富的内容意蕴，也启发戏外观众保持对戏剧所反映的历史现实的睿智思考，从而达到孔尚任“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9]的创作目的。

总的来看，《桃花扇》一剧是匠心打造的有机整体，柳敬亭和苏昆生结尾则是人物安排和情节结构两大层面的有效统一。这种匠心设计，让人领会到孔尚任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初心，同时感悟《桃花扇》精湛的艺术魅力。若将研究视野自孔尚任笔下的一柄桃花扇投向中国古典戏剧的广阔天地，走进戏剧艺术结构的研究空间，亦可从类似柳、苏作结的情节小切口出发，通过深入挖掘人物结构之意义，抵达

古代戏剧的结构之美。

参考文献:

- [1] 郭英德. 明清传奇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2] 徐雪梅. 孔尚任和《桃花扇》新论[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 [3] 任中敏编著, 许建中, 陈文和点校. 新曲苑: 下[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 [4] 吴伟业. 梅村家藏稿: 卷五十二 文集三十 传[M]. 四部丛刊景武进董氏新刊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9.
- [5] 黄宗羲著, 沈善洪主编, 吴光执行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十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6] 余怀著, 李金堂校注. 板桥杂记 (外一种)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7] 陈维崧著, 陈振鹏标点, 李学颖校补. 陈维崧集: 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8] 吴伟业撰, 程穆衡原笺, 杨学沆补注. 吴梅村诗集笺注: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9] 孔尚任著, 王季思, 苏寰中, 杨德平校注. 桃花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0] 汤显祖著, 徐朔方笺校. 汤显祖集全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11] 冯欣桐, 史继东. 论《桃花扇》中柳敬亭、苏昆生的功能性作用[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6(7): 1-6.
- [12] 李国栋. 论《桃花扇》的叙事结构[J]. 四川戏剧, 2015(12): 90-96.
- [13] 戴谨忆. 明清戏曲“戏中戏”场上审美样式研究[J]. 戏曲艺术, 2021, 42(2): 56-60.

On the Character Arrangement and Structural Expression of the Ending with

Liu Jingting and Su Kunsheng in The Peach Blossom Fan

Wu Yuantao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Kong Shangren's *The Peach Blossom Fan* (*Taohua shan*) is conceived with the intent of delineating the vicissitudes of dynastic rise and fall through the lens of personal love and separation. Its final act, "The Lingering Tone" (Yuyun), brings the drama to a close with two folk performers, Liu Jingting and Su Kunsheng—a structurally deliberate and meticulously crafted design.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examined characterization and dramatic structure as separate domains, a holistic inquiry in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character arrangement and structural expression, centered on this particular closure, remains an open terrain. Proceeding from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lay,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fates of Liu and Su in contrast to their dramatic destinies, revealing Kong's conscious authorial intervention. It then demonstrates how this character arrangement, when read in organic unity with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finale, accomplishes a dual convergence: the synthesis of the play's two character divisions (left and right) and the ultimate fusion of its bifurcated narrative lines. Furthermore, the embedded "play-within-a-play" device enriches the work's thematic resonance, inviting the audience to detach from the romance narrative and redirect their contemplation toward the deeper historical vicissitud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at lie beneath the peach-blossom fan. In so doing, the play attains Kong Shangren's original authorial vision, and the reader gains a fuller appreci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power of *The Peach Blossom Fan*.

Keywords: *The Peach Blossom Fan* (*Taohua shan*), Liu Jingting, Su Kunsheng, character arrangement, structural expression